锲而不舍 全球寻踪 上海警方揭秘“猎狐”行动——

逃过FBI，没逃过中国“猎手”

本报记者 潘高峰

今年8月18日，一个听起来很“吉利”的日子，也是金云44岁的生日。这一天，他乘坐飞机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从温哥华回国。当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，他意外地发现，等待他的不是一场筹备已久的生日宴，而是上海经侦民警冰冷的手铐。

金云并不是境外追逃“猎狐2014”行动中，上海警方抓获的潜逃时间最长的逃犯。对于警方来说，一个个潜踪境外的逃犯，就像一只只“狐狸”，狡诈多智。他们改头换面，“洗白”身份，瞒天过海，却始终无法摆脱“猎手”经年累月的搜索和追猎。

今年7月22日，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，决定动员国家力量和外交资源，借助国际警务合作，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——“猎狐2014”。行动开展百日，中国警方已从40余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180名，其中，缉捕104名，劝返76名，涉案金额千万以上的44名，缉捕数已超过去年全年总数。

这其中，上海警方战果卓著。记者昨天从新闻发布会上获悉，截至目前，上海“猎狐”追逃小组已经从14个国家和地区，缉捕和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，列全国第三。

■ 一名外逃犯罪嫌疑人被押回国内

本版图片由上海市公安局提供

隐姓埋名 数度“失联” 17年后印尼落网

张宏涉嫌金融凭证诈骗案发生的日子，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尚未成立。

1997年的8月1日，在本市某银行的深圳路营业所内，张宏冒充银行经理，伙同他人以“手拉手”存款短期内即可支付高额息差为名，用一张伪造的“企业存款证实书”将本市一家事业单位一张面额1000万元人民币银行本票骗走，并通过转账提现。

8月13日是约定的支付息差日，但存款单位却未能如期收到高额息差，银行也否认收到上述存款。一起千万元大案，在震惊中爆发开来。警方接报后，立即开始追捕张宏查控资金，并沿着他逃亡的轨迹：南京、重庆、成都、广州、北海，一路紧追不舍。1997年10月4日，由于信息的滞后性，张宏从海口机场出境，前往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，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境外逃亡生活。

警方没有因为张宏逃亡境外而放弃侦查。经过大量工作，专案组从资金掮客手中追回了部分损失，同时通过关系人与逃亡境外的张宏取得联系，规劝其回国投案。然而，1998年发生在印尼的“排华事件”却让案件侦查陷入了停顿，侦查员得到的最后一条信息是：张宏已经离开印尼首都雅加达，生死不明。

在很多人眼中，张宏已经“死”了，但上海警方的搜寻却始终没有停息。经过13年的不懈努力，2011年，警方再次联系上了印尼雅加达的关系人，从他口中获悉：数年前与张宏有过联系，他已经取得印尼身份，在巴厘岛从事导游工作。

上海警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布“红色通告”，通缉犯罪嫌疑人张宏。

2013年5月，国际刑警组织印尼国家中心局传来好消息：一名相似年龄和长相的华人男子因为身份问题，正在接受印尼巴厘省移民局的审查，希望中国警方进一步提供指纹、DNA等信息。当中国警方按照印尼方要求，将犯罪嫌疑人张宏信息搜集完毕，派员赴赴印尼时才得知：数周前，张宏乘看守人员不备，逃离了移民机关监管场所，再一次下落不明。

今年7月“猎狐”行动的开展，让上海警方看到了主动赴境外开展抓捕工作的可行性。经过艰难工作，专案组掌握了张宏在印尼的新身份和数月前的落脚点信息，迅速成立了一支由案件新老承办员组成的抓捕小组。

8月26日，经公安部国际合作局、市政府外事办批准，在公安部经侦局的支持下，抓捕小组一行4人飞赴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。这次跨境缉捕工作充满了挑战性，国际警务合作需要依托大使馆，国内看似平常的抓捕工作也属于外交事务，涉及部门众多、手续繁杂。在此过程中，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克服了人手少、没有专门的警务联络官等困难，武官处负责人亲自协调大使馆领保处、驻登巴萨领馆、印尼警察局、移民局等多部门，并主动联系民间侨领帮助开展对张宏的追查、抓捕及遣返工作。

9月1日晚11时许，在巴厘岛地方警察局的配合下，抓捕组在巴厘岛登巴萨一家旅行社内将正在开会的张宏抓获，终结了他17年的逃亡生涯。

高管受贿 漂白身份 44岁生日被抓

上海人金云，1970年出生，人生起步可谓一路坦途：初中在大同中学就读，高中进了复旦附中，大学读的是上海交大。毕业之后，他进入跨国企业奥的斯电梯公司工作。1996年，26岁的金云已经是公司销售主管。

年少有成，独当一面，却成了他逃亡生涯的肇始。一家商城需要订购电梯，但按照当时的规定，进口电梯需要通过进出口公司签订协议。商城委托一家进出口公司操作，这家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觉得做代理拿佣金赚的太少，便上门拜托金云，制作了一套阴阳合同。合同一式两份，编号相同，唯一不同的是金额。交付商城的合同，标明商城需支付购置电梯款150多万美金，而给奥的斯公司的合同上则标明出售价格为140多万美金，两者之间的差价16万美金进入了私人腰包。为表感谢，这位负责人给了金云2万美金“好处费”，在当时折合人民币近20万人民币。

因为业绩出色，在那一年金云被选派去马尼拉攻读MBA，公司承担学费和部分生活费用，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，他最终收下了这2万美金，并带去了马尼拉。但实际上他一直没有用这笔钱，学成以后他返回公司成为高管，又把钱带了回来，存在银行里。

2000年7月，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公安分局接到线索，对这起交易中的犯罪行为立案调查。警方传唤金云，他对犯罪行为供认不讳，并退还了2万美金，获得了取保候审。11月30日，静安区检察院决定对金云实施逮捕。但却发现他已经去了美国。

静安警方随后向公司通报了案情，公司在美国约谈金云，但他马上辞职。侦查员又反复联系金云的父母，希望他能回国自首。金云一度还从美国打回电话，表达了投案自首的愿望，但最终还是没回来。

失去了工作签证，金云在美国申请攻读了又一个硕士学位。2004年，受加拿大朋友的邀请，他带着妻子前往加拿大工作，并于2007年获得了加拿大绿卡。新的护照“漂白”了金云，他拥有了新的身份。

但金云在加拿大的生活并不顺，从为他人打工到自己做点进出口的小生意，他有着不为人知的苦楚。金云此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大的10岁，老二7岁，老三4岁。其中老二身体很差，一直需要有人照顾，他和太太必须轮班，更加无法找到正常工作。

拿到加拿大护照以后，金云曾经多次利用暑期带着孩子回来看父母，一来二往，他认为自己已经安全。他没有想到的是，经过14年的坚持，今年年初，静安警方已经最终掌握了他“漂白”后的身份和他此前数次回国的信息。

2014年8月17日，金云在加拿大温哥华登机，静安警方在第一时间掌握了消息。8月18日下午4时35分，东航MU582缓缓地降落在浦东机场，上海警方已经准备就绪。飞机降落后，边检人员上机确认了他的身份，然后将他带下飞机。这一天，是他44岁生日。

骗取身份“天衣无缝” 送子回国终被擒

在美国娶妻生子，加入美籍。借此机会，姜山把自己除了生日外的所有的身份信息全都抹去。面对FBI的盘问，他侃侃而谈、沙隐过关。这让他很得意：谁还会将他与一个巨额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联系起来？

2006年起，姜山采用伪造货运提单等手法行骗牟利，造成多家厂商损失累计超过3600万元。2008年2月20日，接到报案的上海经侦警方开始调查。但此时，姜山早已谋划好一切，于2007年11月5日潜逃去了美国。

警方围绕姜山户籍所在地、亲属关系人等细节，在国内进行了长达数周的奔走调查。在姜山户籍所在地辽宁锦州，侦查员找到了他的户籍落户地址，发现只是大学时代的挂靠地址。实地联系姜山原籍地上蔡县派出所，也没发现姜山父母等直系亲属的资料。翻阅姜山和厂商签订的合同，侦查员发现了姜山妻子的线索，但找到她后却被告知，姜山2007年出逃美国前，已与她离婚，双方之后再无联系。

所有线索指向了死胡同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，专案组将姜山的相关犯罪线索通过公安部国际合作局，向美国联邦调查局（FBI）发出协查请求，希望通过国际协作的司法资源和渠道探寻姜山在美下落。

协查如石沉大海，FBI始终没有回复。谁也没有想到，3年之后一个平常的下午，一封跨越大洋的回函，令专案组沸腾。美国FBI终于有了回音——姜山在逃往美国后，与韩裔美国籍女子Sarah相识并结婚，生有一子，婚后姜某已于2011年取得美国国籍。

姜山在接受FBI调查过程中，对他所有的犯罪事实均矢口否认，FBI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无法对姜山采取任何限制措施，也不能提供他现在的身份信息。但这却给了侦查员极大的启发。

这些年专案组一直没有停止调查，他们了解到，姜山出国前曾与前妻育有一子。2013年，姜山儿子离沪去了美国，之后一直没有回国入境信息。现在看来，很可能是姜山儿子通过父亲的美籍身份，也获得了美籍，回国时持的是美国护照。

进一步的调查表明，姜山的儿子果然已经回国，在上海一所小学读书。这一发现，意味着姜山与国内还有着密切联系，可能多次入境。通过出生年月和美籍华人这两个关键词，经过连续一周不分昼夜的身份信息比对，侦查员在海量入境旅客信息中发现与姜山姓氏、长相均相同的美籍人员“JIANG JASON”，潜逃7年的姜山终于现形。

姜山的出入境记录表明，他每年入境中国的次数非常频繁，基本保持了一个月出入一次的规律。侦查员们意识到，姜山被绳之以法的日子不远了。今年8月9日下午2时，姜山乘坐的航班在浦东国际机场降落，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他，很快成为“猎人”们捕获的又一只“狐狸”。

（文中犯罪嫌疑人为化名）

上海百日“猎狐”22人 策应中央反腐大局

——访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徐长华

■ 上海抓捕小组与国际刑警组织官员协作办案

■ 犯罪嫌疑人被戴上手铐

虽是以追捕逃往境外的经济犯罪嫌疑人为主，涵盖了合同诈骗、职务侵占、非法集资、商业贿赂、金融证券犯罪等近90个罪名，但在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徐长华看来，这次“猎狐2014”行动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，“它积极策应了中央反腐败斗争的大局。”昨天，在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的现场，徐长华就上海“猎狐”行动接受了记者专访。

上海“猎狐”组织领导规格高

据徐长华透露，“猎狐”100天来，上海警方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果，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法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菲律宾及我国香港、台湾等14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和劝返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22名，占全国总数的九分之一。尤其是在南美、南太平洋和西欧等国家和地区取得了突破。这些战果的取得，与上海的高度重视分不开。

“上海的规格是最高的。”徐长华说，公安部开展“猎狐2014”专项行动后，上海警方将其看作践行依法治国战略、策应中央反腐败斗争、维护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部署。同时，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建设的大背景下，开展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，也为自贸区建设创造了更好的市场环境和法治氛围。

“上海成立了副市长、公安局长白少康任组长，局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陈臻为副组长，经侦总队、刑侦总队、指挥部国合处等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，并设立专项行动办公室。”徐长华说，这一组织架构在全国所有的省级公安机关中规格最高。“全市17个公安分县局也由‘一把手’挂帅参与行动，可以说是举全警之力，攻坚追逃。”

追逃体现国际警务合作新进展

“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发展，国际交流的增多，在国际上的地位和话语权也在不断增强，这些都为国际警务合作的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撑。”在徐长华看来，这也是此次“猎狐”行动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原因。

“我国已经在30多个国家派驻了警务联络官，这些联络官是公安部国合局派出的，本身就对公安业务非常了解，同时又有非常好的语言水平，能够非常专业地协调我国派出的抓捕小组与当地警方的关系，使双方能够迅速、顺利地投入到抓捕工作中去。”徐长华认为，这次行动国家层面的决心非常大，这意味着今后在这方面的合作和交流会进一步增强，以前的一些合作瓶颈肯定也会进一步打通。

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，其中要求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，加大海外追赃追逃、引渡、遣返力度。”在徐长华看来，此次“猎狐”行动中国际警务协作的提升，也将为未来我国建立健全防逃、控逃、追逃的长效机制，做出有益的探索。

微博微信邮件劝返在逃嫌疑人

据徐长华介绍，以前的境外追逃，“大部分是靠劝，约占了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。”而从今年上海“猎狐”行动的战果来看，一半以上是抓捕归案的。“这比以前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展。”徐长华认为，这与上海警方的全力投入也有很大关系。

“经过我们梳理，上海的境外逃犯大多是经济犯罪。”为了将这些人抓捕归案，还被害人公道，上海警方对每一个犯罪嫌疑人都倾尽全力。“每个嫌疑人都一人一档案，一人一方案，每个嫌疑人都要组成一个3名侦查员以上的追捕小组，并由一名领导牵头，仅此一项，就要投入近400名一线侦查的警力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。”

除了基础工作，信息科技的提升，也使警方如虎添翼。“很多犯罪嫌疑人利用种种手段在国外‘洗白’身份，但我们通过大数据的碰撞比对，通过种种科技信息化的手段将他们‘洗’出来，褪去‘马甲’。这次行动以来，我们已经先后缉捕了4名使用境外新身份潜逃入境的犯罪嫌疑人。”

在劝返的形式上，上海警方也有所突破。“我们通过各种渠道，将两高、公安部、外交部联合制定的《关于敦促在逃境外经济犯罪人员投案自首的通告》告知在逃境外犯罪嫌疑人和家属，并借助微博、微信、邮件等载体加强劝返工作，及时传递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警方‘有逃必追’的决心。”

本报记者 潘高峰

对话潜逃十七年嫌疑人

一听警官说上海话就知道完结了

当听到前来抓捕他的民警吐露上海口音时，张宏没了最后一丝侥幸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坦然。“17年，我始终没有勇气自首，但现在，我感到我有勇气去承担我要承担的责任。”

从身怀巨额赃款潜逃国外，到身无分文时要靠讨饭为生。这17年对于张宏来说，是一段坎坷艰辛的日子。他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为什么他呼吁更多像他一样的人早日回国自首？昨天，记者在看守所，隔着铁栅栏与张宏进行了一番对话。

记者：这17年逃亡的经过，能简单介绍一下吗？

张宏：1997年10月，我从香港转机去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，之后印尼90%的地方我都去过，待的最长的就是雅加达和巴厘岛。做过很多工作：去矿区找矿，在棕榈园采过棕榈籽，在海边养过虾、石斑鱼，还在茶园里种过茶树，当过黑导游，一言难尽，很多了。

记者：开始的时候应该生活还可以把，后来没了钱，是不是生活很困难？

张宏：感觉很好，因为赚的是自己的钱。花的是自己的钱，觉得很安心。

记者：你当初带过去多少钱？

张宏：记不太清了，六七十万吧。

记者：多长时间用掉了？

张宏：不到12个月。

记者：为什么会这么快？

张宏：easy get easy go，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不应该是你的，去得也会很快。用一句印尼的话来讲：从魔鬼那边拿来的钱，花在了魔鬼身上。

记者：具体一点吧？

张宏：有一个比较灵活的身份在印尼，可以用这个身份去第三国。这是我原先的设想，结果呢，很不顺利，换的身份都是不被认可的，前后换了7次。直到最后一个身份才算是合法的身份。

记者：怎么换身份的？

张宏：就是通过黑市，第一次花了1.7万美元，他们告诉你这是真的，但实际上用的时候却发现，是假的。

记者：就是上当了？

张宏：对，语言不通，又没有亲戚，也没有朋友。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是一个骗字。7次换身份，只有最后一次是真的。村长、镇长都有签名的，这个身份只花了2块5不到的手续费。因为我已经在他们的村住了半年多，邻居关系很融洽，碰到好人了。

记者：在那里是不是经历了印尼排华？

张宏：是的，冤枉钱花了很多，住在公寓房里，每个公寓每三天要交5000人民币，去请警察或者军人来保护。前后有两个礼拜的时间。

记者：逃在外面是什么样的心情？

张宏：开始很紧张，很害怕。也想到过自己被抓的那一幕，像看电影一样的。大概在五六年前，想得特别多。也想过要回来（自首），但是还没有足够的勇气。就是一直拖着。

记者：你当过导游，应该会碰到过不少国内的旅行团吧？

张宏：断断续续，最近的10年，接触国内的游客比较多。我一般不讲上海话，也装作不懂上海话。

记者：你的口音感觉已经完全变了，是刻意的吗？

张宏：（用上海话）我是上海人，标标准准的上海人。但我是特意回避我的口音。现在讲回来，慢慢调整，但舌头还是不灵活。

记者：人家说乡音难改，你做导游碰到上海人听到上海人说上海话，会不会有特别的感触。

张宏：当然会有。比如说，到了一个景点，我会特别出一点钱买点水果分给他们，理由不讲的，就这样分给大家吃。

记者：在那边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？

张宏：就是责任关过不了。看到周边的朋友，都是有家庭的，对父母、子女都是有交待的，那个时候，就感到自己对不起自己的家庭。

记者：生活上的困难有吗？

张宏：也有，但这些都是能很快过去的。可能我脸皮比较厚，我没钱的时候，会去和完全不认识的人讨东西吃。

记者：和国内的老婆孩子联系过吗？

张宏：联系过。两年前不是开始有微信了吗。

记者：家里人有没有叫你回来？

张宏：有的，但当时我还是没有那样的觉悟，后来警官告诉我，是没有那样的勇气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世界上，哪怕每一根草压在石头下面，它都要找一条缝生长出去，更何况我是有思想的人，总是想能够自由地活着，就是抱着这样的幻想。对不起。

我想，如果有选择，我一定肯定不会再这样做。如果有和我一样的人，目前还在世界各地逃亡的话，还是早点拿起我没有拿起的勇气，主动回来自首。这样会比较好，路会比较宽。

记者：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警察不来抓，这辈子就在那里过了？

张宏：想过。每次想到这个问题，就会给自己一个标准，就是60岁，60岁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家，就是这边。当然，讲得自私一点，就是60岁了，人的各种私欲也少了，那时候回来坐坐监狱，可能对自己也算是一个交代。

记者：是不是曾经想过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不太会有人来找你了？

张宏：本来是这么认为的，不然也不会做导游，做这种和国内有密切接触的工作。

记者：为什么肯接受我们采访？

张宏：我是这样想的，如果对我的采访，对我们的社会，对其他的人有一些正面帮助的话，我完全愿意。我也跟警官讲，我不要请律师，我愿意服法。如果一审判我20年，我不会讲“不”，也不会申请减一天。该还的我来还。我没有自首的勇气，但我有服法的准备。

记者：上海民警来抓你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

张宏：当时我们正在开会，商量三天后接待中国来的一个团。这时候两位警官进来走到我边上，他们用上海话问我：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？你还记得以前做过什么吗？我一听到是上海话，我就知道完结了。

本报记者 潘高峰